

汪副總裁蒞湘四講

湖南省政府印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 汪副總裁蒞湘四講

湖南省政府印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湖 南 省 政 府 用 膳

北 德 此 次 履 張 主 席 之 邀 特  
 表 長 沙 向 湖 南 省 地 方 行 政 解  
 部 學 校 五 中 央 軍 官 學 校 長 沙  
 分 校 演 講 薪 得 與 湖 南 省 府 堂  
 軍 政 學 及 諸 國 保 衛 總 長 貴 人  
 士 相 見 甚 為 愉 快 北 德 希 湖

湖 南 省 政 府 用 膳

南 此 為 第 一 次 而 心 目 中 之 營 結 則  
 已 數 十 年 打 聽 益 甚 那 亦 期 尚  
 湖 南 實 為 漫 無 一 確 石 以 湖  
 南 氏 君 堅 毅 之 精 神 與 利 吾 日  
 勵 之 美 節 亦 能 在 中 央 政 府  
 領 袖 及 地 方 長 官 之 下 持 鐵 錘

湖 南 省 政 府 用 賤

魯黃修等之同能同表致最  
六三致禮長首你教等三謝飲  
汪兆銘等頌  
孫自乙

湖 南 省 政 府 用 賤

結密行抗敵建團同時三行  
之亦西達州抗敵建團  
密成三最大目的此語因云務奴  
忙疏請與與人等身於一奉訪  
請其得行之際向湖南全省  
民忠告望珍等字致望各固係

地方行政與抗戰建國

# 目 錄

- 一 副總裁蒞湘手蹟
- 二 地方行政與抗戰建國
- 三 國際形勢與對外方針
- 四 抗戰建國同時進行
- 五 抗戰建國要有共同信仰

## 地方行政與抗戰建國

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在長沙湖南省地方行政幹部學校演講

兄弟今天與各位見面，深感幸慰！在未到這裏來之前，就知道張主席在這裏開辦地方行政幹部學校，我覺得這個學校，對湖南省地方行政前途，關係非常重大；同時對於湖南省人民的能力訓練，使他們將來參加政治，促成民主政治的前途，關係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歷史上湖南人民的性格，是堅苦卓絕的，是有強毅精神的，以湖南人這種性格，再加上足以參加地方行政的青年，來推進地方行政，促成地方自治的工作，這對於抗戰建國的前途一定有很大的貢獻，產生出很大的效果。所以在未接到張主席電報前，就想到



這裏來與各位見面；接到電報之後，才知道大家畢業期近，就是在公務極忙的時候，也抽一兩天的時間，來與各位見面。

兄弟今天想與各位談一談地方行政的問題：這個問題，各位在教職員每天指導之下，已經很有研究，很有心得，兄弟再說一點，或者不能對各位有什麼貢獻。不過兄弟因為最近由中央來，想將中央對地方行政的方針，對各位說一說，關於地方行政的條理，恕今天兄弟不多說。

這次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大會發表一篇宣言，在宣言中，指示出全國國民，在此非常時期一種工作方針，裏面有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抗敵與建國同時進行」。或者有人疑心，以為現在我們只要專門講抗敵就行了，那裏還有功夫談建國；這種疑心，與地方

行政很有關係，因為有這種疑心的人，等於說是在抗戰期中，我們只講打仗就行了，不必辦地方行政。

大家都知道，不抗戰就不能建國，因為國家民族已經臨到存亡與滅的最後關頭，如果抗戰不勝利，國家民族就保不住，那裏能說得上建國；在這時候，大家只有一心一德，以必死的決心，求最後之勝利，才能建國。這種「非抗戰不能建國」的道理，很容易明白的，同時「非建國不能抗戰」的道理，就有許多人發生疑問。兄弟在武漢也與許多同仁談過，對於這個疑問，嘗就自己所知，加以解答，說明在今天非抗戰不能建國，同時非建國也不能抗戰的原因。今天也想與各位親愛的同志說一說這個問題。

爲什麼說「要建國才能抗戰」，我們先問一問現在我們是否要

以實行三民主義來建國，這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民族主義的實行，是集合我們全民族的力量，來擔當抗戰的責任，這點很容易明白。那末民權主義與抗戰有沒有關係，這可以用地方行政的意義來說明他：

我們知道所謂地方行政，并不僅僅說有官吏來做地方行政的事就完了的；地方行政是要幫助地方人民，培養地方人民的自治能力；他的目的在「發達民權，建立民主制度」。凡是讀過總理遺教的人，總知道「縣爲自治單位」的一句話。大家也聽過蔣委員長的訓話，說是「抗戰的勝利，決定在鄉村中」，這個意思怎樣解釋呢？爲什麼要以縣爲自治單位？爲什麼抗戰的決勝是在鄉村中？這裏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數人民，生聚的基礎在這個地方

。在 總理遺教中也看到一個比喻是：歐洲人起房子，先打地基；中國人起房子，先作樑；這是以造房子先打地基爲比喻；說明要確立民主政治，要實行民權主義，先要把人民的基礎弄好，這個基礎，就是縣與鄉村；因爲大多數民衆集合在這裏，這裏沒有弄好以前，民主政治基礎是沒有穩固的；所以建國大綱明白規定「縣爲自治之單位」；實行民族主義的第一步，就是注重縣；縣要作什麼，就是立刻要到鄉村中去，把應該作的事做好。

說到這一點，我們回想到民國二十一年以來的事：自九一八東北事變發生，一二八上海事變再起，那時候蔣委員長奉中央委托，注意到剿匪的工作；在剿匪中，蔣委員長做些什麼工作：他一方面將土匪剿平，同時就注重在鄉村建設，着重於縣的工作，在鄉村中

在縣中，作起「管」的工作，「教」的工作，「養」的工作，和「衛」的工作，由此可以見到：國民黨的政策，是爲實現民主政治，先從鄉村中着手，而以縣爲一個單位；把一個一個鄉村工作做好了，這一個縣的工作就好了；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工作，也是一個最重的工作。

有人要問，爲什麼早幾年不積極完成自治工作，大家要原諒到，事情有忙不開的時候；前幾年的工作注重在剿匪，注重在自衛的工作，在當時事實上不能不做消極的鎮壓反動，安定後方的工作；這是必要經過的一個階段，並不是不想立刻就作人民自治的工作，而是來不及去做。現在情況不同了，全國人民已經一致了解非抗日不能生存，大家已經團結一致。防範工作，雖也要作，但不過佔全

部工作的十分之二三而已；積極領導人民的工作，却要佔十分之七八；這點就是臨全會所確定的方針。這種方針的確定，也完全是根據現實而來，臨全會宣言中，關於實行民權主義的一段，把「自治」與「自衛」同時並重，其意義是這樣的。

但是大家也有一種顧慮，覺得在抗戰中，是不是有功夫來做這種工作；我們要對大家說，推進地方行政，這大家感覺得或有必要；如果說推行地方自治，就有人要起懷疑；可是地方行政，如果沒有地方自治來相輔助，是絕對不夠的；每個負地方行政責任的人，都要知道地方自治的重要；這樣地方行政才能真有基礎。怎樣才可以消除大家對進行地方自治懷疑心理？只要大家明瞭一個道理，就是：

「爲什麼我們要有地方自治？爲什麼我們要給權與人民要他參加地方自治？一句話：要他知道個人與國家的關係。」

這一句話雖然很簡單，實在非常重要。抗戰中有一個口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怎樣才能使他出錢，怎樣才能使他出力，唯一的是要知道自己與國家關係的密切，然後才有自動精神，用他全部的錢，全部的力，貢獻出來給國家。說到這裏，我們可以舉過去的一件故事來比一比：

在一八〇一年至一八〇六年間，法國拿破崙進兵征滅普魯士，普魯士，在完全沒有抵抗的情勢之下，被拿破崙所擊破所控制。當時，普魯士有一個政治家史丹那，制定一個政治方案：就是要趕快把人民對當時君主政治，貴族政治的束縛壓迫加以解除，對於農

奴實行解放。這時候很多人反對這個方案，認爲大敵壓境，普魯士四分五裂，國家快要完全沒有了，還要做這些幹什麼；史丹那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種工作不做，普魯士人民就不能一致起來爲國家生存而奮鬥，爲恢復國土而犧牲；你一方面要使人民大家担負國家責任，一方面你又使人民感覺到國家不知道是誰的，這就沒有方法可以達到你的目的。』這個方案雖然遭許多人反對，幸而得到普魯士王的允許，於一八〇六年實行了；一八一二年普魯士乃能聯合各國抵抗拿破崙；一八一四年終於獲得最後的成功。據論歷史的人說：如果當初普魯士不能通過這個方案，不能執行這個方案，他那最後的成功，也許不會有。

大家也都知道中國國民黨所要做的是民權主義的民主政治，從



總理時候就提倡起，蔣委員長建築起這種基礎，在抗戰中我們要把他推進把他貫徹把他實現出來。大家要看清楚這個工作，是現階段必須做的工作，是一個爲人民一定要作的工作。這個工作在抗戰中，具有極嚴重的意義，他可以使民衆充分了解抗戰國家民族與他自己密切的關係，由這點做到，將產生出非常重大的作用。

我們知道民主政治這四個字，本來是要等到工業發達才會有的；恰如民生主義的要求，農業社會中不容易有，要在工業發達的社會才產生的；這在歷史上已經成爲一個定律。中國老百姓爲什麼不大熱心去做民主政治的工作？爲什麼不大熱心去研究民權主義？這不用怪他，這是所有農業社會國家一般的情況。我們看中國古代情形就可以知道，人民所希望於政府的，只是省刑罰，薄稅斂，只要

政府不騷擾民間就行了；中國古代人民所謂的青天，不過是爲老百姓平反幾個冤獄，少要幾個錢就是了。但是到現在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的時代，需要民權主義的民主政治，才能把人民團結起來，才能把人民的力量養成；需要有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才能把人民生活提高；時代已經到了這個階段，我們大多數人民還在農業社會中，所以還不容易使他明白對國家的關係，切實盡到對國家的負擔。

在前幾年，江西湖南等省，受土匪騷擾，人民大家深切感覺到，如果再不出一點錢，不出一點力，身家性命就保不住，這已經較前進了一步。到了最近，日本人的這種侵略，對中國人民無人道的屠殺，對婦女最慘酷的侮辱，這種野蠻殘暴無恥的敵軍，在我們同胞面前，做出罪大惡極的行爲，給我們同胞一個最現實的嚴重教訓

，使人人知道萬一這次抵抗不住日本鬼子，不止一切建設都要變成灰，所有自己的父母妻子叔伯兄弟諸姑姊妹，每個人都要受屠殺，每個人都要受非人的凌虐，這種感覺，是人人都有的。本來報國的心，是大家都具備的，再加上敵軍出乎人類意想以外的野蠻，更使每個同胞都明瞭國家對他的關係是如何；這可以使老百姓對國家負擔的心思重一點，更知道現在非出錢出力不行了。在前幾年勦匪期中，民衆對國家負擔已經明瞭一點，在抗戰中全體人民對國家負擔的意義得到更深一層的了解，不再像從前只以省刑罰薄稅歛爲滿足；這正是一個引導人民負擔國事的好機會，也就是引導人民實施自治的好時期；能走上實行自治之路，這種政治團體才能鞏固，政治能力才能發達；每個人才能知道怎樣負擔國事，怎樣處理國事。這

樣一來，我們民衆力量，比沒有辦地方自治之前要大十倍百倍，民衆力量比從前大了十倍百倍，就是抗戰的力量比從前大十倍大百倍，抗戰的力量大了十倍百倍，是不是足以造成抗戰的最後勝利？這樣看來，是不是要建國才能抗戰？是不是要把建國的基礎做好，抗戰力量才能加大？由此可知，要抗戰才能建國的這句話，一點沒有錯，一點也沒有可以發生疑問的地方。

對於地方行政，各位在教職員指導之下，天天有經驗，天天有研究，希望以這種經驗來做地方行政的事；更希望在實地進行地方行政工作中，來協助人民促成地方自治。最近中國國民黨於臨全會後，接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本黨總裁蔣先生就在四會全會中提出一張圖表，大意思是說我們要立刻完成縣的地方自治。縣

的行政機關爲縣行政公署，區有區公所，鄉鎮爲鄉鎮長，再次爲保甲長，這是縣以下的行政機構。與行政機構平行機關，就是議會；縣有縣參議會，區有區會，鄉鎮有鄉鎮會，以至於保甲會議，與行政機關平行。一面是行政機關，一面是人民機關；逐步使人民參加到政治中。黨的工作是怎樣：他是滲進人民機關之中，去推進他們的工作，領導他們的工作；黨不是跳在人民之外工作的，是在人民之內工作的，是領導人民爲民前驅的。黨部不是來搶行政機關的，是拿黨的決議，來督促行政機關的執行，或者參加他的工作，協助他的執行，整個圖表用意大致如此。這種圖表由總裁在四中全會提出，經全會通過，最近就要照着做。這也可以知道，辦地方行政的人，是時時刻刻不能忘了地方自治的；一方面要辦理地方行政，因

爲行政上的事務，許多都是專門學問，非人民所能盡懂，（就是總理權能學說。）另一方面要貢獻我們的知識於人民，使大多數老百姓逐漸走上自治的路，地方行政幹部學校辦理的目的，就是如此。因爲地方行政的事務，需要專門學識，專門經驗，不能人人都懂，所以要訓練各位專門擔負行政上事務的人才。但是老百姓雖然不能直接參加行政工作，而要他有權過問這種事，要使他知道地方行政與他自己有十二分密切的關係，一切完全是爲他而做才行，要老百姓感到地方行政與他有直接的關係，才能盡他國民一份子的力量，來擔負對地方上各種責任；要組各級議會目的在此。我們並不是說有了民衆機關，行政官吏就可以不要，絕對不是這一套，我們一方面要有爲民衆做事的人，一方面要老百姓知道這些事完全是爲他

而做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把縣以下的官僚政治肅清；如果不採取這種制度，就沒有方法來打破官僚政治遺毒。我們不是要在鄉村中發起人民階級的對立，這種工作絕對不要做，抗戰中只有一德一心，一致以「生同生死同死」的精神來抗戰，而在抗戰中一定要使民衆有他的地位，有他的機關；使地方行政人員，因得到民衆的了解擁護，而更能努力；同時地方行政不會陷於官僚化。黨部是參加政府與人民的機關，執行黨的決議，而非另外成立政府；這樣做法非常重要；因爲一方面地方行政的工作者，可以爲人民做事；作地方行政工作的人，有老百姓作他的後盾，有老百姓熱誠的擁護他，於是地方行政與地方自治就能同時發達。地方行政與地方自治發達以後，會有什麼結果？它足以使這一個地方，由原來的一片散沙把他變

成了凝結的士敏土；每個鄉村都由散沙變成了士敏土，集合起來，就是每個縣由散沙變成了士敏土，各縣都由散沙變成了士敏土，整個原來像散沙一樣的省，必然要會像士敏土樣的凝固起來，各省都已鞏固凝結，成了不可破的團體，整個國家還會不鞏固嗎。整個國家凝結了，鞏固了，也就是建國工作基礎穩固了；建國基礎越鞏固，抗戰的力量就越增強；所以抗戰與建國是不可分的，關係之密切有如此者。由此就說明了不抗戰不能建國，也說明了不建國不能抗戰的道理。

我們現在感覺到，做一件事，一定要趕快做好才行，我們想一想已經被敵人佔領的地方的同胞，真是一刻都沒有方法可以做人，他雖想自治也不可能，地方行政在傀儡手上，自治從何說起。今天



我們革命建國所靠的什麼，唯一的是靠自己拚命把事做好，把沒有失的地方整理好，來阻止敵人再進，來收復失地，拯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今天中國的亡不亡，全要看沒有丟的地方，能不能趕快做好，也就是要把未失的地方建國基礎打穩固了，才是保衛這些地方的根本工作，同時也是收復已失地方的根本工作。

現在各位是研究地方行政，將來是作各地地方行政工作的。但各位要知道你自己不只是地方上的一個人，實在是建國的一個分子，抗戰的一個分子。一般在戰壕中與敵人作戰的，固然是抗戰一分子，担任地方行政的人，推進建國工作，從各方面加強抗戰力量，也是很重要的抗戰工作。抗戰與建國的工作同時並行，在中央就有中央的職務，在省有省的職務；縣以下的人，也有同樣的職務；建

國與抗戰這兩件事，一定要同時作一起作的；不是等抗戰完畢，再來建國。如果要等抗戰完畢才來建國，這無異說是我們的力量已經够了，我想這話誰也不敢說。在今天非建國工作作好了，不能達到抗戰的目的。

以上還只是就民權主義來說的，在縣以下的工作同志，對於民權主義初步工作做好了，地方自治辦理完善了，也就是中華民國建國的基礎做好的時候。這個基礎做好之後，建國自然必成，既然我們建國必成，抗戰也就必勝。所以各位將來在推行地方行政工作中，擔負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責任，由於各位善盡責任完成工作，將造成很健全的民權主義社會。

現在想再就民生主義來說一說：

一提到民生主義，我們就悲從中來，我們現在看不見民生，而只看見民死，如果人民爲抗敵而死，是很值得，很壯烈的，并無可悲，而大多數人民都是由無以爲生而死，我們看到城市的情況，已經滿心難過；看到鄉村中的情況，更難過百倍，現在大家都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話是不錯的。據兄弟想，這句話還有一種解釋：固然是有錢的要拿錢出來，然而我們還要問問怎樣才能有錢，錢從那裏來？力從那裏來？現在老百姓這樣窮法，那裏還有錢；一切捐稅都是老百姓負擔的，老百姓在捐稅負擔之外，更要再拿出錢來，充其量也只有這樣多。所以對於錢的問題，我們不止注意要人民出錢，還要注意到人民怎樣才能有錢可出。出力也是如此，要注意力從何處來。說起來我們實在覺得慚愧，譬如兄弟今天來這裏大聲

說話，是因爲兄弟早上吃了飯，如果沒有吃飯，話都說不出來；人民要是沒有力，又從何處去出。我們知道我們的敵人日本對錢與力的問題，是怎樣注意的，在打仗以前，他們有所謂廣義國防論與狹義國防論二種說法：狹義國防論是要把一切的錢都用來做軍費；廣義國防論是說我們不僅要有軍費，而且要有軍人，不僅要有國防用的經費，並且要有可供國防用的人；如果人的力量不充足，就不能達到戰爭的要求；如果人的營養不良，就不會有力量，普遍培養人力，是廣義國防論的主張。但是從戰爭開端以來，日本立刻變成狹義國防論的實行者，集中一切力量用於軍費。據報告：日本軍費平均每個兵每天要用十七元至二十元；這並不是說每個兵每天所享受的待遇是如此，這是連同武器裝備子彈糧秣消耗統計的平均數。照

這個數目算起來，每天是用一千萬，每個月用三萬萬，這是去年冬季日本沒有增兵以前的計算，現在恐怕不止，所以去年八月以後，日本的臨時議會，通過的二十五萬萬戰費，到現在早已用完了；今年三月日本議會又通過四十八萬萬戰費。我們對於這一個侵略國家，這樣的逼着人民出錢出力，固然是竭澤而漁，但從另一方面看來，敵國人民是如何的有錢有力呢！

自從抗敵以來，我們民衆出錢已相當忠實了，出力也相當辛苦了；現在再要大家將來更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就要希望他們能夠有錢，能夠有力，要這個希望得到滿足，就要在經濟問題上來注意努力，也就是要根據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而努力。

說到這點，我們要說明一句：就是這話決不是有一類人所唱的

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士兵生活的口號，我們固然很想改良士兵生活，人民生活，但這不是白想可以有效，我們不能以空空洞洞的口號，來自欺欺人，我們要有切切實實的辦法，方纔可以說得到做得到。所謂切切實實的辦法，就是怎樣才能使老百姓有錢，怎樣才能使老百姓有力；老百姓有了錢有了力，生活自然改良，士兵生活因之也自然改良。所以我們一方面要人民出錢出力，一方面要使人民有可出之錢，有可出之力。我們不是喊改良士兵生活改良人民生活的口號，而是想以怎樣的方法來增加我們的錢，增加我們的力。

關於這點，中央要負大部份的責任，還有一部份責任歸誰負？是歸各位，歸地方行政人員負擔着的。爲什麼呢？因爲中央有了好的辦法，還要地方去切實執行，如果地方不照着做，不盡力作，就

是有好的辦法，也沒有用。中央一個辦法下去行不通，是由於沒有人去替他切實執行。譬如鄉村工作，需要有人幫助鄉村改良農業，推行工業，需要有人提倡合作社，使生產消費購買都有合作社好好的來辦理，然後整個改良才可以實現；這件工作是要鄉村中人負責來作的。中央如果不定辦法給他們做，是中央的責任；如果中央已有辦法，而地方行政人員不照着做，這就等於沒有辦法了。這是一個極淺顯的例子，其餘可以類推。

防止將來階級鬥爭，最好的辦法是把大工業歸國營。現在進行這個工作，正是最好的機會，大工業就是重工業，重工業就是國防工業，現在我們知道政府除了拿錢練兵與日本打仗之外，還要拿錢去買軍火，大家都明白拿錢向外國買軍火，不是一個好辦法，只是

一件救急手段；最必要的，還是趕快自己建立國防工業，自己製造軍火，這件事是抗戰中必需要做的。現在我們拿錢去買軍火，現金流出，固不必說，即使用大量原料去換，也使國內的出產不能自己享用。這都是因為我們沒有國防工業，所以才將血汗不斷的流出去，換軍火入來，好用以和日本打仗；如有了國防工業，這些血汗，就可以由工人身上流出來放在武裝同志的肩上，不但現金不致流出，連原料品也可留在國內，增加了我們的財富。由此看來，國防工業是不是要趕快的作呢？重工業就是國防工業的基礎，打仗的時候建立重工業，其結果不但可以供給抗敵之用，並且可以增加財富，不致外溢。根據着民生主義來實行計劃經濟，使重工業歸之國營，其結果不但可使財富增加，並且可以防止階級鬥爭的弊害。因為重



工業若建立在私人手上，必然造成階級的尖銳化；若拿在國家手中，則斷乎無此流弊。抗戰期間這類的事既不容不做，則依據民生主義來做，恰是一舉兩得。這個意思，臨全大會宣言中已有簡單的說明。重工業發達了，抗戰力量增加了，大多數人生活也提高了；不但肚子吃得飽，并且有了餘錢，購買力也就增進，生活從此更進一步了，再加上完善的教育，民衆的智識和力量就更進步了。這樣說來，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是不是於抗戰有莫大的幫助呢？是不是在抗戰中有進行建國工作的必要呢？所以說抗戰就是建國，建國也是抗戰。要求重工業的發達，是建國的要素，同時也是抗戰的要素。抗戰與建國需要同時進行，這種道理，不僅在民權主義的實行中是如此，在民生主義實行中，更非如此不可。

總結說來，在民權主義中，我們可以肯定一句話，就是抗戰與建國同時並行，因為地方自治做好了，有權管理地方上的事，人民的力量，就可以增加；人民力量增加了，也就是抗戰的力量增加；抗戰力量增加了，抗戰可以獲勝，建國目的也可達成。民生主義也是如此，只要能使老百姓在抗戰中有錢可出，有力可出，則人民力量的增加，就是國力的增加，這樣抗戰沒有不勝，建國沒有不成；所以我們說抗戰與建國的工作同時並行，意義是如此。

末了，我們所希望於各位同志的，有一句話：是「由鄉村來，回鄉村去。」的八個字。國家最怕的是養成一批在鄉村工作的人員，等到養成以後，却不願意回去推行鄉村工作，以致使建國工作，發生最大阻力。我們可以拿教育上一件不如意的事來做比方：鄉下

辦小學校，這是很好的事，但小孩子進了小學校，就鄙薄父母了，沒有入學以前，還肯幫助父母放牛做事，進了學校以後，成了知識階級，就要離開鄉村，這是辦教育的失敗。在這幹部學校受訓的人員，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本來是爲改革鄉村而來；爲盡這種義務，才來進幹部學校；進了幹部學校，得到辦理地方行政的學問與經驗，就要拿來用在鄉村中；自己今後最大的報酬與安慰，在於由我的力量，使鄉村由窮變成比較有錢，由髒變成乾淨，由亂變成整齊，使這個鄉村中的人都能獲得我的益處，使這一鄉村造成有錢有力能出錢能出力的鄉村，要獲得這種安慰，就非大家回到鄉村去不可。這一個回到鄉村去進行的工作，實在是抗戰建國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在抗戰建國中，並沒有什麼中央工作，地方工作高低之分

只有所在地位與責任不同而已，希望各位抱定由鄉村來回鄉村去的決心，認定自己是爲改良鄉村，所以由鄉村來受教育，受了教育以後，決心回到鄉村去實行自己的抱負，擔當這抗戰建國的最基本工作。我相信如果各鄉村有像大家這樣的人才回去，這鄉村一定能振興；鄉村能振興，鄉村以上的縣就一定可以振興；縣可以振興，省自然會繁榮強壯；每個省都繁榮強壯起來，我們建國的基礎就有鋼鐵一樣的鞏固了；建國的事業就必定能成功，建國既必能成功，抗戰也就一定獲得整個最後勝利。這並不是一種藉以安慰的話，而是確定的事實真理。最近臨全大會的宣言受國內國外一致擁護一致贊同。我們的宣言是希望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要拿來實行，而且行之有効的，宣言中每個字每句話都實行了，就能够達到抗戰建國的目的。

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這句話，在我們全體同志全國同胞一致努力邁進之下，絕對不是一句空話。今天兄弟能有機會與各位見面，把各位所擔負責任的重大，使命的神聖，稍稍說了幾句；感覺到地方行政與地方自治是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地方行政地方自治與抗戰建國也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是抗戰建國同時進行最大的基礎。這個基礎做好了，才能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最後目的。這是今天兄弟要貢獻各位的幾句話。

末了，我們希望

中央同人，在 蔣總裁領導之下；湖南全省人民，在張主席領導之下，一致努力抗戰的最後勝利，建國的最大成功。

并祝各位健康！

# 國際形勢與對外方針

二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長沙分校演講

主席，教職員諸先生，學生諸君：

今天能與各位相見，實在非常感奮！前幾天在漢口接得張主席的電報說：湖南地方行政幹部學校，與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長沙分校學員生，於最近一兩星期就要畢業了，希望在未畢業以前，本黨總裁與兄弟能夠到長沙來對大家見見面，講幾句話。當時兄弟接到這個電報，心裏非常的感動！我聽到了這兩個學校學員生能夠在這嚴重的期間——抗戰建國的期間，來作更深的研究，而且研究快要畢業了；如果兄弟有機會來同大家見面，并說幾句話，就是把公務耽

擱一兩天，自己也很願意的。所以昨天到了長沙來，今天就與各位見面，而且想把自己的意思來同大家說一說。

兄弟聽到剛才張主席說起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立時候的情形，就想到自黃埔第一期學生起，到現在已有十三年之久，在這十三年中，就是奉行 總理所給予我們的使命，在本校校長蔣先生指導之下，來盡力於國民革命。當初第一期學生還沒有畢業，因為陳炯明在東江造反，就由他們擔當起第一期國民革命的工作，就由他們負起其責任，達成其使命，不成功則成仁了。在這過程當中，因為我們同學的努力奮鬥犧牲，就完成了這個階段的工作；可以說當時許多同學，他們都已成仁去了，也可以說都成功去了。其沒有去的，現在還在領導我們全國武裝同志來與日本帝國主義者誓死決鬥，由

由國民革命的前半期轉到國民革命的後半期來了。前半期國民革命的工作是什麼？是統一中國，掃除國內一切障礙；後半期國民革命的工作是什麼？是同帝國主義者奮鬥，在其壓迫之下求得我們民族的解放，求得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可以說後半期的國民革命工作，就是前半期國民革命工作的標的；前半期國民革命的工作，就是後半期國民革命工作的準備。我們時時都是這樣的努力做去，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絕不願意我們這樣的努力，更不願意我們這樣的努力會得到成功，所以就着着向我們壓迫向我們進攻，生怕我們準備已經完成，他就沒有法子侵略。去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本校校長蔣先生說我們最後的關頭已經到了，就是第二期國民革命的工作也就是後半期國民革命的工作開始的時候。自從黃埔第一期學生一直到最



近這期學生，都是陸陸續續的畢業，陸陸續續參加前綫革命的工作。我記得去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在敵機大肆轟炸南京的時候，第二天早晨五時，我們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一期學生，就在首都靈谷寺無量殿舉行畢業典禮。本校校長對各學生訓詞，措詞非常痛切，而一般學生的氣概，也激昂極了，他們請求校長每人賜給一把短劍，他們表示，在這禦侮抗戰的期間，要打前線去，不成功則成仁，這是他們下了決心，要繼續前輩同學所走的路線而勇猛前進。

現在國民革命後半期工作，一天一天的開展了，這是許多武裝同志應該做的工作，應該走的路綫。這條路綫，就是要走到自由平等的道路，我們要本着成功成仁的決心，來走上這條光明大道去。今天看到各位同志在分校快要研究畢業了，兄弟心裏是有無限的感

想，要想同大家講幾句話。

講題是國際形勢與對外方針。

今日所要講的，是中國目前的對外方針。

中國目前的對外方針，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宣言裏，已有所指示；今日所要講的，是就宣言裏所指示的，加以說明。

一個國家所恃以保障其生存的，一是軍事，一是外交。即使是一個強的國家，也不能只恃軍事，不恃外交。只看歐戰時的德國，軍事可以說所向無敵，徒以外交失着，終至於一敗塗地。強的國家尚且如此，弱的國家，更不待言。中國此次與日本作戰，軍事方面，要謀自己抵抗力之加強；外交方面，要謀各國牽制力之加緊，不但缺一不可，而且還要配合得宜，方纔可以得到最後勝利的把握。

然則抗戰期間，對外方針，得當與否，於抗戰前途，所關甚大；不能不鄭重討論，加以決定；決定之後，又不能不鄭重說明，以期每個同志，都得了解。不過說明的方法因人而不同，或詳或略，這因爲對外政策也帶有相當秘密性的緣故；但所不同的，只是詳略，至於根本方針，是沒有不同的。

抗戰以前，許多人都設想，中國一旦對日抗戰，必然有許多國家，齊來幫助；因爲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共同目的，在於保障和平，防止侵略；日本侵略中國，凡簽字於上述諸約的國家，都應該一致起來反對的。從前因爲中國沒有抗戰，所以各國無從幫助，只要中國抗戰，各國斷無坐視之理。中國以一個弱國對付日本一個強國，在力量上，雖有顧慮，然若世界各國一致幫助，則合世

界各國之力，以制裁一個日本，何患不濟。這種設想，在理論上是正當的；九一八以來，中國一直是如此設想，但是事實的表現，並不如此。因為保障和平，防止侵略，誠然是各國之共同目的；但只有目的，是不够的，必須拿出力量來，方纔可以達到目的，而各國重視其本身之利害，遠過於這個共同之目的，他們各自本身之利害，不但不能一致，而且互相衝突。他們因此之故，相猜忌，相傾軋，鈎心鬥角之不暇，那裏能夠因為這個共同之目的，而出於共同之行動。以此之故，二十二年間，國聯雖曾以五十四個會員國之一致決議（暹羅除外），通過否認滿洲偽國，但終沒有一個國家，敢向日本予以制裁。二十四年間，雖曾決議，對於侵略阿比西尼亞之義國予以經濟制裁；及至義國實行併阿，不但沒有進一步的辦法，而

且退一步將經濟制裁取消了。去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我國一面抗戰，一面將此事訴之國聯，國聯鑑於對義制裁之覆轍，只得將此事移之九國公約；以爲九國公約有美國在裏頭，可以藉美國之助力，達到調停之目的，及至日本拒絕調停，也就罷手。最近英國索性要承認義國之併阿了；國際之對於保障和平，防止侵略，不能有共同之行動，於此已明。

因此又有人以爲國際的共同行動，既不足恃，則不能不於國際的對立形勢中想方法了。幾年以來，流行的口號，有所謂『人民陣綫』，『國家陣綫』，又有所謂『民主集團』，『法西斯集團』，又有所謂『滿意現狀國家』，『不滿意現狀國家』，又有所謂『維持條約國家』，『打破條約國家』；以上種種，使各國間，分成壁

壘，互相對立。中國在此對立形勢中，只有鮮明旗幟，站在一方面，與之取同一態度，方纔能够得到這一方面的同情和擁護；如果徘徊於兩者之間，猶疑不定，模稜兩可，其結果所謂兩方面都不討好，徒自陷於孤立。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剛纔已經說過，各國都是以本國的利害爲立腳點，其與他國利害相同的，便暫時聯合；利害相反的，便立時分開，所謂壁壘，只是一種藉口。試舉例如左：

近來西班牙的內戰，有人以爲英法俄所以援助政府軍，爲的是同在人民陣綫；德義所以援助國民軍，爲的是同在國家陣綫。其實這是不對的，只看最近英國竟撤開了政府軍，而與國民軍成立諒解，便可知所謂人民陣綫並無其事。又看最近英義協定，義國關於答應撤退西班牙志願兵事，並未與德國商量，便可知所謂國家陣綫也

無其事。原來西班牙問題是地中海問題，與地中海有密切關係的國家，都不肯放鬆。英國前此之同情於政府軍，現在之與國民軍成立諒解，都是以其有利於英國與否爲斷，與人民陣綫國家陣綫何干？至於所謂『民主集團』『法西斯集團』也是假的；試以民主集團而論，英法美所謂民主，與蘇聯所謂民主，根本意義全然不同，蘇聯對於英美法的民主政治，斥爲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與無產階級的經過獨裁以成爲民主的政治，其臭味是不相投的，其孰是孰非，於此姑不具論，但相去如此，如何可以混合起來算做一個集團呢。況且現在英法美蘇並沒有形成一個集團，美國是時時刻刻保持超然的態度，不肯捲入歐洲漩渦的。英國是明明白白說要防止兩個集團的對立，因爲兩個集團的對立，會成爲戰爭的因素的。至於法蘇之訂

立互助協定，完全因爲在對付德國的意義上，彼此相同，絕不是由於民主不民主，這和歐戰以前民主的法國與帝制的俄國訂立同盟一樣。再以法西斯集團而論，德意的結合，乃爲彼此互相利用以對付英國，與法西斯不法西斯全然無干；試看德國併奧之後，德義關係便有了變動，英義妥協談判成立之後，德義關係便又有了變動，於此可以瞭然德義的結合，完全由於利害關係；此後德義關係是否日益睽離，抑更加結合，純然取決於德義之利害相同與否；如其利害相同，不是法西斯也會結合，如其利害相反，即使法西斯也不免睽離的。

至於所謂『滿意現狀國家』『不滿意現狀國家』，在經濟上比較的有理由，例如英法蘇地大物博，可以說是滿意現狀國家了，



滿意現狀國家維持和平，便是維持本國已得的利益，自然願意；然亦必遇着有人侵犯其本國已得的利益時，纔會發急；若是所侵犯的是別國已得的利益，就不見得會怎樣的關切了。那麼，不見得滿意現狀國家便一定的會聯合起來；至於不滿意現狀國家，如義如德，因為本國原料不足，國外又沒市場，聯合起來，向着別國共同進取是可能的。但所圖謀的，既然是爲了本國的利益，那麼，一旦與本國的利益無關，自然就不感覺聯合的必要了，這正合着古人『以同利爲朋』的話。

所謂『維持條約國家』『打破條約國家』在實際上也是如此。例如英法兩國，從凡爾賽條約裏得了極大的利益，自然熱心的要維持。義國因爲凡爾賽所給予的利益，不如所期，自然熱心的要打破

。德國受凡爾賽條約的束縛，若不掙脫，是沒生路的。從民國八年起，一直的埋頭苦幹，到了二十一年，氣力是養足了，英法的破綻是看見了，自然的會有希特拉之一躍而起，從恢復兵役，以至進兵萊因河不駐兵區域，以至合併奧國，將凡爾賽條約扯得粉碎。如此說來，維持條約也不過是爲本國的利害，打破條約，也不過是爲本國的利害。

以上種種，皆可以證明所謂陣綫，所謂集團，都不過是表面的話，其骨子裏，各國以利害相同而暫時聯合，以利害相反而暫時對立，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如果不能看清此點，而以爲只要站在這一方面，以反對那一方面，則必然得到這一方面的同情與擁護，這是對於所謂陣綫，所謂集團，根本並沒有了解，西班牙

牙的空前慘酷的內戰，阿比西尼亞的不幸亡國，都是由於這種的不了解，而淪於浩劫。

### 附記

說到這裏，想附帶的說幾句話：

目前有些人憂慮中國會和阿比西尼亞一樣。有些人羨慕西班牙，以爲中國應該和他一樣。我以爲憂慮的只是悲觀太過，羨慕的則直是荒謬絕倫。

義阿戰爭之始，阿國得到國聯的援助本不算少，如明白決議義爲侵略國，如對義實施經濟制裁等等，都是九一八以來中國盼望國聯，以之施於日本，而始終得不到的。阿國對於國聯不能進一步的對義實施武力制裁，認爲不足，固不是沒有理由，但國聯之不能出此，阿國事前應該料到。如果事前期望過高，事後失望，那只能說是咎由自取。然義既以併阿爲目的，阿

不抗戰，只有坐而待亡，所以阿之抗戰，是值得同情的。中國土地之廣，人口之衆，非阿可比；歷史之深長，文化之悠久，更非阿可比。九一八以來埋頭苦幹，至於六年，從極度的忍耐之後，始出於極度的犧牲，目前只有以必死之決心，求最後之勝利，豈可自暴自棄，以自陷於悲觀。

中國此次對日抗戰是爲國家民族之生存，是爲世界之和平與正義而奮鬥；其目的之崇高，使命之神聖，豈得與西班牙內戰相提並論。本來一國之內，政治主張之取舍，決之於民意之從違，纔是正當辦法；取決於武力，已是萬不得已之舉了；若取決於外援，其結果將使國家萬劫不復。西班牙的政府軍，仰給於蘇聯英法，國民軍仰給於德義，有如小兒之仰給於乳母，一斷其乳，立即餓死。不但此也，一方面仰給於外援，一方面即以所得於外援之軍火，來自相屠殺，外援一日不斷，自相屠殺一日不止，整個的西班牙便這樣的自相屠殺，至於兩年之久

，真是喪心病狂。此等手段，中國過去內戰，即在軍閥，亦不屑爲；現在却有些人去羨慕他，其喪心病狂，又在鬥牛者之下了。

宣言裏頭斬釘截鐵的說道：『中國以立國的基本精神而論，自有三民主義爲最高之信仰；惟當努力以求其實現，決不曲意詭隨，以自喪其所守。以經濟的建設而論，總理所著建國方略實業計劃，對於歡迎外資開發利源，已有詳明之提示；任何友邦，苟根據互惠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之合作，中國無不樂於接受，以期獲得人類之共同繁榮；此爲中國經濟建設之已定方針，決不輕有所移易。』這是說明中國之立場，說明中國目前的對外方針。

中國目前的對外方針，不偏不倚，自力更生，誠然必要。但在

抗戰期間，當如何尋求與國呢？當如何增加與國減少敵國呢？答案是要觀察清楚了國際形勢，估量正確了那些國家與中國利害相同，當引之與我爲友；那些國家與中國利害相反，當使之不至與我爲敵，必須這樣，中國方纔能於抗戰期間得到與國；利用其對於日本之牽制力量，與中國自己之抵抗力量配合起來，以期得到最後的勝利。

先說美國 美國參加歐戰，獲得勝利以後，原以爲可以從此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礎，不料凡爾賽條約轉種下了第二次歐戰的禍根；事與願違，所以不肯簽字，連自己發起的國聯也不肯加入。後來因爲歐洲各國賴債不還，又因爲本國以內發生經濟恐慌，更堅決的保持着超然的態度，對於各國所發生的事變，總不願捲入旋渦。至對

於中日，就商務利益來說，日美關係深於中美，試將最近兩年日美與中美的貿易總額，列表於左：

美國與日本貿易總額

一九三五年爲三八六·一八五·〇〇〇美金元

約等於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幣

一九三六年爲三七六·〇三二·〇〇〇美金元

約等於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法幣

美國與中國貿易總額

一九三五年爲一二〇·三九四·〇〇〇美金元

約等於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幣

一九三六年爲一三八·二四九·〇〇〇美金元

約等於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法幣

看了這表，可知道日美的貿易總額大於中美三倍以上。但就正義人道和平來說，美國一直的譴責日本的侵略主義，而同情於中國。羅斯福在芝加哥高的演說，赫爾覆副總統的信，覆參議員的信，都表示美國維持和平反對侵略之決心；因爲不能維持世界和平，即不能維持自身之和平。

次說英國 英國是一個海軍國，但他的海軍第一任務，要維持本國之安全，所以對於大西洋不能放鬆。第二任務，要維持本國與屬地交通之安全，所以對於地中海不能放鬆。第三任務，要維持印度及南洋諸屬地之安全，所以對於印度洋不能放鬆。第四任務，要維持遠東利益之安全，所以對中國海及太平洋不能放鬆。這可謂備



多而力分了。所以英國的外交政策，歐洲方面，亞洲方面同時照顧；其在歐洲，最大方針是不要使大陸上有唯一的強國。從前處心積慮打倒德國，如今處心積慮牽制法國。雖然與法國同爲國聯之柱石，深相結納，但不要使法國獨霸，故時時幫助德國，資其復興，以爲牽制之用。法國因爲這樣，也就時時幫助義國，以爲相抵。德國之能够恢復兵役，進兵萊因河不駐兵區域，合併奧國，是得英國之默許；法國雖然不快，無如之何。義國之能吞併阿國，是得法國之默許；英國雖然不快，亦無如之何。最近英國因爲德國復興之後，法國日夜不安；而義國對英國，又着着爲難；所以企圖改善這種形勢，進行英義談判，使義國轉而與英妥協，將來或更進行義法談判，英德談判，德法談判，以謀英法德義之相安，這是英國安定歐洲

的計劃。其在亞洲，對於日本之獨霸遠東的野心，是英國所不能忍受。不但英國在遠東的利益根深蒂固，將及百年，不能拱手任令日本摧殘；而且日本若是獨霸遠東，使中國滅亡或屈服，則英國南洋諸屬地不免動搖，而印度亦將不可保。英國若沒有印度，將淪為三等國，總理曾經說過。所以英國對於日本之獨霸遠東，是絕不會坐視的。

大約英國目前所計算的：以獨力對付日本，太不經濟，且有危險，不得不尋求與國，與之合力，日蘇戰爭，自然英國所願意的。但日蘇既相持不發，而與蘇共事，又非英國所願，因為日本獨霸遠東，英國在南洋諸屬地固不免先受威脅，而蘇聯若得志於東方，單就新疆來說，與印度地形相接，已是慄慄可危；其他更不用說。所

以英國心目中所尋求合力以對付日本的，無過美國。日本也知道，英美一旦聯合，則獨霸遠東之夢想立時打破，所以兩三年來日本的外交方針，在離間英美。而英國的外交方針，在接近美國。對於遠東，英美合作，縱一時談不到，而英美平行，已在開始。所謂平行，雖不是合作，而己是向着同一方針，以各自進行；所謂同一方針，即是抑制日本之暴力，打破日本獨霸遠東之夢想；其見之事實的，莫過於英美兩國同時擴張海軍。二月間英美法曾分別照會日本，質問日本造艦程序的內容，警告日本不得超過倫敦條約所容許的限度。接着英美法舉行談判的結果，決定援引倫敦海約的保障條款，法國聲明暫時遵約，英美則聲明廢棄主力艦的噸數限制，這顯然是以日本作競爭對象，日本對於擴張海軍，雖然用十分的努力，但在

國家財政上，社會經濟上，都趕不上英美，這是日本目前最大的威脅。

明白了美英兩國的實際情形，以及美英兩國的聯合趨勢，便可知道我國抗戰的前途，無須怎樣悲觀。從前輿論未免太樂觀了些，以爲我國一經抗戰，英美必然立即參加；這固然遠於事實；後來見抗戰已八九個月了，其間英國大使許閣森被日本飛機射擊致傷，美國巴納號軍艦被日本飛機炸沉，英美兩國仍無動靜，便由樂觀而轉入悲觀；以爲英美援助已經完全絕望，這又未免太悲觀了。須知英美牽制日本的力量已經存在，而且不斷進展；只要我們能將自己的抵抗力加強，則持久作戰的結果，定能運用英美牽制日本的力量，以達到抗戰之目的。

再說法國 法國地大物博不如美國，屬地之多不如英國，所以他的國策，百分之七十以上，在維持本國的安全。他在歐洲大陸上，最掛心弔胆的，莫如德國，利用凡爾賽條約，將德國重重束縛，還嫌不夠，還要聯合各小國向德國作大包围，還嫌不夠，還要與蘇聯作軍事互助協定，這協定有兩特點：一是限於歐洲方面，二是限於法蘇之一方被侵略時，他方纔有起而援助之義務。就第一點來說，是要蘇聯專心致志提防德國，不要輕易在東方與日本尋釁；否則蘇聯不能得到法國之幫助。就第二點來說，是要德國知道若輕易向法蘇任何一方尋釁；則法蘇雙方必定起而夾攻。這協定爲法國計，可謂周密了。法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心力在於維持本國的安全，至於屬地之安全，是其餘事；所以安南方面，他的海陸空軍力量並不

強大。當英美商量對日本可否施行經濟制裁的時候，法國曾對英美說：『如果你們對日本施行經濟制裁，必得先以海軍維持安南的安全，俾無受日本襲擊之虞，法國方能贊成』。法國之小心謹慎如此，但是對於遠東的外交方針，法國是追隨英美兩國之後的，所以法國對於遠東的外交，在分量上，與英美雖有懸殊，在方向上卻並無歧異。

再說蘇聯 蘇聯趁着歐戰的機會，完成國內的革命，初時原想發起世界革命，推翻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後來看見歐美各國力量恢復，局勢穩定，知道不易入手；如果冒險的幹下去，轉會把自己的革命基礎爲之破碎。於是由世界革命主義轉而爲一國社會主義。其在國內，由新經濟政策進入於兩次五年計劃，以力謀國力之發達

。其在國外，則加入國聯，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和平周旋，以期減少各國之敵視。最近數年，感於德義波蘭在西方虎視眈眈，日本又在東方其欲逐逐；蘇聯地方雖大，人民雖衆，終不免有夾攻之危險。所以外交上格外小心；對於德義，寧可資助西班牙政府軍，以爲牽制，卻不輕易作正面的衝突。對於日本，亦着着忍耐，決不輕易啓釁，寧可供給中國以必要的武器，加強其對日作戰的力量，而且這些供給不是沒有代價的。蘇聯對於世界革命的抱負究竟怎樣，我們暫且不作評論。總之，蘇聯所謂一國社會主義，誠然對於世界各國表示無他，但是本年一月第一次蘇聯最高會議中，曾經舉出資本主義包圍蘇聯的事實，曾經表示蘇聯國民要與國際無產階級合作，以期得到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由此可知，所謂一國社會主義，祇是

暫時的退守，有策略的退守了。至於蘇聯對於遠東事變，所採方針，究竟怎樣？如果說蘇聯認爲日本侵略東北，以至整個中國，於蘇聯沿海州及西伯利亞不生影響，這是任何人不能置信的。但是爲什麼自去年七月以至於今，中日戰事已經亘十個月之久了，蘇聯尙無動靜呢？依法蘇的軍事互助協定，蘇聯有事於東方，不能得到法國之援助，方纔已經說過。而依日德的反共協定，蘇聯與日本開釁，德國卻有援助日本的可能；這自然是蘇聯的最大顧慮。所以蘇聯自從中日戰事發生以來，始終守着一句話：是與英美法共同行動，而不單獨行動。這一句話，蘇聯公開也這樣的說，對我國外交當局及派去的專使也這樣的說。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其始極力鼓吹蘇聯必然立即參戰，及至事實與鼓吹不符，則又極力替鼓吹作辯護，於是



不去探求蘇聯所以不能參戰之原因，而反以之作爲攻擊政府之材料，不是說政府從前曾和蘇聯絕交，傷了感情，所以此次不能得到蘇聯的共同行動；便是說政府對於蘇聯缺乏誠意，所以不能得到蘇聯的共同行動。第一說所謂感情，根本不了解國家結合的意義，國家的結合，是因爲利害之共同，不是因爲感情，即如法國歐戰以後，對蘇聯仇恨何等之深，何以此時也能締結互助協定？其爲曲解，無待深辯。至於第二說所謂缺乏誠意，試問要怎麼樣纔算做有誠意呢？解放周刊第十二期中曾說：「蘇聯是能够而且最願意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的……：假使中國能像外蒙古那樣與蘇聯訂立軍事互助協定」，他們難道沒知道蘇聯之於外蒙古，和日本之於滿洲，沒有分別嗎？何以敢說這樣的話。天文台半週評論第一一七期中曾說：「

吾人寧稱藩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決不屈膝于侵略者鐵蹄蹂躪之下。質而言之，吾人不幸亡國，寧亡於蘇聯，決不亡于日本。『稱藩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句話，虧他們說得出來，亡國是何等事，卻要計較：寧亡于這個，不亡于那個。如果要這樣纔算做有誠意，真真是把我們這次抗戰建國之神聖使命辱沒盡了。進一步來說，蘇聯何時參戰，蘇聯自有整個的算盤，蘇聯如果無西顧之憂，則決不讓日本在遠東獨霸。蘇聯如果到了參戰的時機，蘇聯定然不會放過，如時機未到，蘇聯一定按兵不動，就是一相情願拿中國去學外蒙古去稱藩，也是枉然。

以上所說英美法蘇四國對於中日戰爭，其感覺及其態度，雖各有不同，然有一個相同之點，便是不願意日本之獨霸遠東。美國如

果任令日本獨霸遠東，不但其夙所主張，對於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皆歸無效，而且太平洋之安全亦不可保。英國如果任令日本獨霸遠東，不但百年來在中國所享有的權益從此斷送，即南洋諸屬地及印度亦岌岌可危。關於此點，法國的遭際是一樣的，至於蘇聯如果任令日本獨霸遠東，無異說是準備放棄了亞洲屬地還不算，而且日德夾攻形勢越緊，幾乎可以說是安危所繫。明白了以上種種，則可知中國若對於日本不戰而屈，固非這四國所願，中國若戰至一敗塗地，使日本得爲所欲爲，亦非這四國所願。所以中國抗戰下去，可以得到以下幾個希望：其一，美英法蘇聯合協調的結果，聯合一致，各拿出一點力量做成連環，將日本一條鎖練牢牢拴住。其二，美英法給蘇聯以一種保證，使之無西顧之憂，得以其力量用於遠東。

其三，美英接近的結果，將太平洋的均勢重新建立，使日本對於中國不得不知難而退，以上三個希望，都是有實現的可能；即使不能，而照眼前的局勢，英美擴張海軍，日本不與之競爭，則海軍力量相形見絀；與之競爭，則經濟困難日益加甚。蘇聯屯重兵於遠東，日本不得不留大部分兵力於國內，以資應付；且不得不配備相當兵力於滿洲一帶，平時以資警戒，有變以資掩護集中。以此之故，其兵力之使用於中國者，大受限制，即此已於中國抗戰裨益不少。

此外還有德國義國，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日本退出國聯以前，一直是同情於中國的。義國的墨索里尼，在這時候，指摘日本，聲援中國，見之公開演說，以及種種事實。德國則更爲重要，除了軍事技術人才以外，軍火的供給，其數量之多，遠非他國可及；

而且不是只憑現錢購買，中國一切的農產物與鑛產，都可折作現錢，以爲購買軍火之用。照軍事當局的報告，我國的軍火，由德國供給的，占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除了飛機，則占總額百分之九十以上，其與中國之關係重要，即此可見了。自從日本退出國聯之後，義德兩國漸漸與日本接近，這因爲日本退出國聯之後，感覺孤立，而義德兩國，向來認國聯爲英法之御用品。義德兩國向國聯拆台，即是向英法搗蛋，所以便拉攏起來，於是有德國之退盟，及與日本締結協定；有義國之退盟，及與日德締結協定，這協定名爲反共，實則反英法，尤其反英。日本利用德義在歐洲向英國搗亂，使之無暇顧及遠東；德義利用日本在遠東破壞英國之權益，使之不得不在歐洲與德義協調，這正所謂同牀各夢；日本志在侵畧中國，德

義却無此野心。但因為既與日本成立協定，不得不敷衍日本，因而有承認滿洲偽組織之舉動，這不但違背國際的正義，並且傷害中國的感情；因此有些人，認定日德義是法西斯集團，應該一致反對。這些話對不對呢？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在湖北省黨部曾講過以下幾句話：「因為外交作用莫大於尋求與國，減少敵國。例如歐戰以前，德奧義是同盟的，英法苦心孤詣，將義拉出同盟，變為中立，其後還將義國拉入協商，謀國之忠，固宜如此」。歐戰時候，德國勝於軍事，敗於外交。英法反之，軍事上雖著著失利，然外交上繼續不斷的尋得與國，加入戰綫，卒之轉敗為勝。可見得使敵國孤立，是外交上最大效用，同時是軍事上得到最後勝利的最大保證。如今再看看英國對於日德義集團的態度是怎樣的，英國明明知道，日

德義集團，其用心在對付自己，但英國却不肯與這集團，作成對抗的形勢，而用分別接洽的手段，英義談判一告成立，日德義集團便立即見動搖了。義法談判，英德談判，德法談判，若相繼成立，不難使英法義德都得到相當的協調；歐洲局勢因以得到相當的安定。所謂日德義集團，便消滅於無形，日本也就重新孤立起來。德蘇之間，也正在有人醞釀，使法蘇解除軍事互助協定，俾德國放心；再來一個德法蘇的協定，此醞釀如果成爲事實，則蘇聯無西顧之憂，正好以其全力應付遠東；日本不但孤立，而且還會陷於夾攻中的形勢了。然則爲中國計，認定日德義爲一個集團，而一致反對的好呢？還是只認定日本是唯一的敵人，使之孤立的好呢？由前之說，是敵國唯恐不多；由後之說，是與國唯恐不多，敵國唯恐不少。爲中

國計，外交方針何去何從，似乎可以無須討論罷。

中國今日應該認定日本爲唯一的敵人，對於其他國家，應該盡可能的努力，引之使與中國爲友。不能，亦引之使不與中國爲敵。宣言裏頭鄭重明白的說：『中國今日對外關係，唯當謹守以下兩原則：其一、對於曾經參加之維持國際和平之條約必確實遵守。其二、對於世界各國既存之友誼，必繼續不懈，且當更求其增進。』第一個原則是本着中國歷來所持的態度與立場，所謂循國際和平之路綫以前進。第二個原則是本着戰時的外交常識，以期增加與國，減少敵國。看起來似平淡無奇，其實不存僥倖，不存倚賴，正是中國度量力審時度勢的應有態度。

外交方針，如上所述，中國在這時候，只有以全副力量，用於



軍事，站定脚跟，不屈不撓。同時對於外交，先之以認識清楚國際形勢，對於其變化，深切注意，繼之以因勢利導，務使之有益於我，有損於敵。那麼方纔能以軍事上之撐持力，與外交上之牽制力，互相配合，而爭得最後的勝利。

# 抗戰建國同時進行

二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在長沙各界聯合歡迎會演講

主席，張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同志：兄弟這次到長沙，承各界負責領袖在此設會歡迎，兄弟對歡迎二字，實在不敢當，尤其賴主席與張主席推重的話，更不敢當。兄弟只覺得與湘省各界負責領袖相聚一堂，是很難得的機會，也是兄弟自己最愉快的一件事！

兄弟雖然是第一次到湖南，可是五十多年來心目中的湖南，是不會忘記的；就以抗戰建國工作來說，我們在本黨臨全會發佈了宣言，訂定了綱領以後，有了宣言，可說方針已定；有了綱領，可說

辦法已決；有了方針，有了辦法，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樣來本着這個方針，執行這些辦法，推動一切抗戰建國的大業，這就完全在乎人了；已經有了辦法，已經有了方針，沒有人還不能行。總理說知難行易，他一方面覺得求知之難，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到力行的重要。有好的方針，好的辦法，沒有人來執行，還是空的；所以我們覺得要完成抗戰建國大業，一定要有許多忠毅勇敢的人來執行這個方針和辦法才行。

由於人的問題，我們就想起湖南先輩曾胡左諸位先生來，關於他們與太平天國作對的立場，我們不用去說他，對於他們的辦法，實在有值得佩服的地方。曾文正看到當時風氣的腐敗，沓泄已到最不堪的程度，所以他決心要把當時官僚腐化的習氣澈底肅清，要召

集一般很樸實很勤勞的讀書人，來擔當軍事擔當政治上各種責任。昨天兄弟看到岳麓書院，也就是最近被炸的湖南大學，就想起當時的羅澤南彭玉麟諸位先生，他們都是刻苦樸實的湖南人，讀書人，都是用他們刻苦樸實的精神，幫助曾胡左諸位先生做成一番事業。這些刻苦樸實的精神，是湖南民衆的精神；有了這些樸實刻苦的精神，就沒有一點貪污官僚的習氣存在，所以擔當國事能盡力能負責，能做出一番事業，這是湖南人一般皆具有的精神，也是今後湖南人在抗戰救國大業中担負重責大任的基本要件。兄弟因爲想到了方針有了辦法還要有人來執行的這一點，聯帶想到湖南的人和湖南人的精神。昨天兄弟致祭黃克強先生墓的時候，回想到初見面時，黃克強先生那種堅毅勇決的精神，以及有遺像在這裏的陳天華先生

，那種堅苦卓絕的節操，完全是書生本色，而又充滿着熱烈的情緒，使兄弟受了很大的感動。不久陳天華先生因日本取締留學生事，憤而跳海死了，當時黃克強陳天華先生，都充分具有湖南人堅毅樸實刻苦的精神，所以才能輔助總理做成現在中華民國的大事業；我們又看到這幾年來國家多難，內憂外患，紛至頻來，蔣委員長在日夕勤勞之中，極力提倡新生活運動，這種意思是什麼？就是想找一些有血性能刻苦耐勞樸實勇敢堅毅不撓的人來當担國家大事；這都是湖南民衆固有的德性，湖南先輩做成大事業，傳給湖南民衆的精神節概；這種精神節概，要拿來克服一切的內憂，還要拿來克服一切外患。我相信大家現在能輔助張主席進行抗戰建國大業，也是本湖南先烈先賢傳給湖南民衆這種堅毅刻苦樸實的精神節概；有了

這種精神節概，才能消滅一切貪污腐敗的習氣，才能收拾一切，建樹一切，無論是大會宣言也好，抗戰建國的綱領也好，地方自治地方行政也好，一切辦法，一切方針，要是沒有堅苦卓絕樸實勇敢的人來做，也是行不通辦不了，講到抗戰建國的**大本大源**，還在這個地方；所以今天兄弟能與有先輩遺傳和正在發揮這種高尚精神來當**担抗戰建國重責大任的湖南民衆見面**，兄弟願致一個最敬禮！

我們有了辦法，有了實行辦法的人，就要講到抗戰建國的事。我們要問一問剛才張主席所說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一句話，和賴主席所說抗戰一定勝利建國一定成功這句話，有沒有把握能實現？據兄弟想，有了宣言，有了綱領，方針辦法都已確定，以後再有堅苦卓絕樸實勇敢的人來執行，就絕對有把握。這種把握，由敵我雙方

情況來證明，也是絕對有的。我們現在要知彼知己，要看看自己的工作，同時也要把敵人的情形也看看，兄弟想就這點說幾句話：

說起抗戰是不是容易，我們很肯定的說是難，是很難；難的原因，在兩句話中就可以說明：日本自明治維新到現在，有六七十年之久；中華民國到現在，才二十七年；全國統一，不過十年；就從民國十三年算起，也不過十三四年；在時間的進步上，我們比不過他，各種工業，他已經進步到很發達的程度，我們一切還在落後中，所以抗戰是難的。因為曉得是難，所以我們劃一個最後關頭，在蘆溝橋事變以前，我們是忍耐，是準備，我們知道敵人是容許我們準備的，我們明知準備來不及，但抱定準備一點算一點的主張，盡力做去。就以湖南來說，公路網最近已經築成，粵漢鐵路已經通

了，粵漢鐵路自光緒二十多年造起，一直到民國二十年，差不多四十年都沒有築成，而自民國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短短的四年中，築成了四十年不能完成的粵漢鐵路。在這條路通車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中國統一已經有了一條幹路，果然繼粵漢路通車而來的就是兩廣的真正統一，如果當時沒有這種準備，我們有什麼方法使大批軍火由海口到達粵漢鐵路，再送到前方？這是一個例，假使到現在最後關頭還沒有到，那我們還會忍耐，還是準備，如今湘桂鐵路也要築成，大約明年六月可以完工，如果這條路通車，就又多了一條國防幹路。湘黔鐵路也要築成，這種準備多完成一件，我們的力量就大一些。所以最後關頭如果還未到的話，我們還要準備，還會忍耐，這是僅舉鐵路一項來做個例子。爲着這種原因，所以在最後關頭



來到以前，我們個人受什麼責備也好，什麼曲解也好，都是忍受。忍耐着這種痛苦，用什麼來補償，用準備來補償，只要看到在短的時間內準備的力量多了一點，我們良心上就得到一點安慰。爲什麼要如此？因爲我們知道抗戰是難，既然是難，就準備一點算一點，這種準備工作的進行，也都是要最堅忍最刻苦最樸實的精神才能做到的；這是在最後關頭未來到以前的情形。

到最後關頭未到以前，我們就決定一句話：一打就要打到底！絕對不中途妥協！這種態度，完全變成與從前絕對兩樣的人。最後關頭以前，好像佈放軍事上的烟幕彈一樣，把我們完全遮掩住在烟幕中做工作，絕對不敢說半句決裂的話；到了最後關頭以後，全副精神通統用在抗戰上，絕對不中途妥協。「中途妥協，只有滅亡！

「這八個字不是恐嚇的話，更不是鼓勵的話，有深刻意義在！中途妥協，除了屈服以外，還能得到什麼？絕對得不到和平！這次宣言中說：不抗戰則已，既抗戰，總要得到結果，如果中途妥協，結果只有滅亡。所以抗戰以後，大家就只有盡心盡力，忍苦耐勞渡過這個鉅艱大難！這是爲什麼？因爲抗戰是難，不打則已，一打就要一直打下去，中途妥協，絕對做不到。我們感覺到抗戰的難在此，如果沒有到最後關頭，準備工作固然也是很難，到了最後關頭，抗戰發生以來，人民所受的痛苦，土地所受的損失，一切意想不到的痛苦都來了，我們那裏敢說不難？既然做了，越知道難，勇氣就越大；越知道難，克服難的精神就越旺盛！說明白難，不是要人家灰心；說明白難，是要人人提起十二倍的勇氣，以最大的責任心，最強

的毅力，來克服這種困難！要做到這層，也是要有辦法，也是要有  
人，要有刻苦耐勞堅毅卓絕樸實勇敢的人來擔當這種事業的。

現在我們要看，難與悲觀有分別沒有？我們的分別：要說難，  
就可拿古人所謂盤根錯節更可以見利器的一句話來說明，越是難，  
我們就越勇敢，完全是積極的樂觀的；這話是不是把抗戰必勝看得  
很容易？也不能說是容易，也不能說是不可能。我們預先就想到要  
抗戰，一定要忍耐困苦艱難犧牲下去，我們要持久，要消耗敵人；  
因為敵人不止是我們與他作戰，旁邊看着他的有好幾個國，中國能  
持久，能消耗敵人，敵人就有破綻，破綻一大，敵人就要倒下去。  
我們的抗戰並非毫無希望，抗戰是有一個最可能實現的希望。兄  
弟可以報告各位親愛的同志同胞，這種希望是確實還是不確實，據

兄弟看，這種希望一天天確實，一天天有實現的可能，在目前最艱難困苦的時候，我們土地被人家佔了六七省，新的舊的鐵路被人家佔了好幾條，在這時來說樂觀的話，似乎是徒然給大家空安慰，其實不然，事實上這種希望已經一天天在我們眼前實現，內部力量怎樣一天天在生長在增加，我們且不必說，且看一看敵人的情形，也可以明白了。

現在想把敵人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最近情形的大概，報告各位：

政治——敵人在政治上有一個最毒的策略，就是拿中國的錢，養中國的兵，來殺中國的人；拿中國的錢，養中國的士大夫，來統制中國的人；這是敵人最大的企圖。所以自開戰以來，無時無刻不

急急忙忙想組織傀儡政府。傀儡政府有沒有效用？可以說得不到一點效用，因為是一個真正傀儡，除傀儡外，沒有一點事可做，傀儡是被人家牽綫的，一點動作都不能有，連敵人自己也不滿意他。有人說唐紹儀先生要參加偽組織，我們有事實可報告各位；唐先生長公子現在到了漢口，他說老人家病得很厲害，不能動不能走，所以困在上海。又有人說吳光新李思浩諸先生要參加偽組織，現在他們都到了武漢。又有人說章士釗先生是參加偽組織，做司法院長，而章先生連同家眷也到了香港。由這種種事實證明，只有不成材料幾個最無賴的人，才肯做傀儡。敵人要學從前滿洲進關利用中國士大夫統制中國人的辦法，是絕對做不到了。就是有一兩個敗類，而今天的民衆，不是從前的民衆，從前的民衆沒有團結力，沒有民族主

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信仰來做他團結根本，從前民衆可以整個爲士大夫所轉移，現在全國人民精誠團結，那個士大夫變節，立刻認他作漢奸，不齒於人。不要說這班人不做傀儡，就甘心去做，也沒有用，因此敵人的政策失敗了。起初滿以爲在中國只要應用傀儡組織，就可以指揮如意，到現在弄了八個月，得了些什麼？什麼也做不出來，這一點是敵人估計錯了，以爲很容易拿到中國士大夫，就能一切都佈置好了，現在却感覺得很不容易。

經濟——我們可以把敵人最近在經濟的數目字告訴各位，經濟上用途最大的是軍事費與政治費，在起初大家最怕的是敵人佔領中國之後，做經濟開發，所謂拿中國的錢來養漢奸，來屠殺或統治中國的人。在去年八月敵人開始用兵，就有就地取給這個口號，又有

開發華北這個口號，（他要取得我們的棉花羊毛鐵等），這兩個企圖，如果做到了，也許增加我們一點點困難。因為經濟開發成功，也就養兵有錢，同時統治中國也有錢。而我們知道他的經濟開發不易成功，他要進行經濟開發，想做的辦法有三件：第一、是拿中國人的錢，但在戰後灰燼之區，要用我們百姓的錢，是用不到的。第二、用外國的錢，但是要英美投資，英美恨他侵略不肯投資；要法義投資，法義都是窮的國家，正要別人向他投資，那裏有錢給他。兩個辦法都行不通，就只有試行第三個辦法，由他自己獨立支持，拿他自己的錢，用他自己的力，來開發經濟，現在再檢討他自己的力量：

我們在當初的估計，以為敵人有六七十年的經濟建設，要這樣

做，也未嘗不可。但是拿最近的數目字來看，敵人要用他自己力量來開發，也不是容易的事。敵人公債已到了一百一十五萬萬，比我們厲害得多了。這個數目已經很可怕，照本年的預算，還要增加募集五十二萬萬公債；去年已經發行三十三萬萬公債，聞說推銷實數，不過四萬五千萬，僅僅總數六分之一；由此可見去年敵人要募集公債，已經很不容易了，已經做不到他所要求的數目了；應募不足，就押在銀行中，這數目雖不能確實知道，而去年應募不足是真的；去年只能募到這一點點，今年再要誇一個大口，說要募五十二萬萬，是不是容易做到，只要把去年情況比一比，就可以知道了。

我們再看看敵人每年全國所得總額是多少，這也很可觀，有一百二十萬萬，比中國大得多，但除去每年消費，儲蓄之數，最多不



過二十五萬萬，可是他已經佔領了很大的地方，要繼續用兵，又要繼續在佔領地上投資求開發，只就他的推行五年軍備計劃和偽滿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兩者合算，每年也要用二十萬萬；而且據滿鐵發展華北計劃，第一年要二萬四千萬，這只就交通煤礦等幾項投資而言，全盤發展，所需資金，當不在此數。由此看來，敵人缺乏相當餘資，可無疑義。如果敵人以通貨膨脹的方法來籌集資金，則他在財政上的破綻立即暴露，我們看一看他的貨幣情形，就可知道。

日本鈔票現金準備共計約八萬萬，黃金外匯都算在內，鈔票流通額約十八萬萬，去年入超約六萬萬，近來物價天天上漲；這種情形，與英美正相反，英美前幾年經濟恐慌，現在經濟安定，物價天天低落。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的經濟就很難想辦法，要想在中國就

地籌款，製造一個傀儡的偽中央準備銀行，要來吸收中國人的錢，大家都知道這個傀儡銀行是根本沒有錢的，想來敵人除了在佔領區域修理已有交通，收買特產，如棉花羊毛等，與遷移舊式機器，並沒有其他辦法；而這些辦法，只要遊擊戰給以不斷的打擊，也就束手無策。所以照現在這樣打下去，日本要繼續用兵，就無力可以開發經濟，要開發經濟，就不能繼續用兵；不能開發經濟，他的戰爭損失是沒有辦法可以補償。意大利併了阿比西里亞以後，爲什麼發急，因爲錢用窮了，沒有方法可以繼續開發。日本今天拿了我們的地方，不開發就沒有用，要開發資金就只有這些，這種數目字不是能够秘密的，照他們各種統計上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起初以爲自己比我們早進步了六七十年，他的經濟力量比

我們大，可以吞下我們，似乎毫無疑義，但在戰爭，他是進攻的，比我們防守要耗費更大量的金錢，他的經濟力既像上面所說的脆弱，要想用大量資本從事戰爭，試問更有什麼力量可以同時開發佔領地？不要說現在的華北華南沒有辦法，就是已被他佔了七年的東北四省，還是沒有辦法；不要說在中國就地取給做不到，盼望英美投資做不到，就是獎勵日本自己的資本家投資也做不到。因為凡是投資，總要投在安全有保障的地方，如果這些地方今天發生遊擊戰，明天遭遇運動戰，如何可以投資，所以連日本自己的資本家也不敢嘗試。

在未開戰以前，日本雖倡導廣義國防論，要滿足大多數人的要求，來壓制資本家。自從開戰以來，立刻變成狹義國防論了，一味

屈就資本家的意旨，求能多得一點軍費，可是由一個壓制資本家的態度，不轉瞬就變成事事仰求資本家的行爲，這是要失信於全國人民的，而且所得的結果，也不過強迫他的資本家多出一點錢，換軍火來殺中國人，絕對不能強迫他的資本家投資開發佔領地，他一天不能開發佔領地的資源來榨取中國人民的血汗，就一天不能達到侵略中國的目的，臨全會宣言已說明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除政治軍事而外，尤着重經濟上的掠奪，經濟掠奪，需要本錢，但他拿不出來，從經濟上我們已經看到日本的破綻了。誠然我們的首都，我們的上海，以及許多地方，都已變成焦土，損失甚重，而敵人的消耗，也很可觀，繼續下去，看他怎樣支持？所以繼續的持久戰消耗戰，將使日本破綻完全暴露，時間愈久，破綻愈大，已成爲既定的事

實，這種破綻發展的結果，將使敵人倒下去，所以抗戰必然獲得最後勝利；這個希望不是渺渺茫茫的，不是兄弟用來安慰大家，或者各位藉來安慰我的；事實如此，只要大家一致忍苦奮鬥下去，實現之期，必可到來。今天我們橫豎只有兩條路，不是生就是死，日本不要我們在世界上的做人，最多不過是我們的死，只要有一口氣，只要沒有死，我們就和他一直幹到底，看他支持到幾時。

軍事——就軍事上言，好像日本兵比我們強，不僅是機械化的力量比我們強，就是一般軍隊的組織訓練，都比我們強，這不能否認。但自開戰以來，有一件事是誰都想不到的，連兄弟亦未料到，就是日本軍紀敗壞到這種地步。在一二八以及長城各口戰役中，日本軍紀都沒有這樣壞，所以八一三以來，我們還以從前做一個例，

以爲他們還是像從前一樣，在佔領地內像一個現代國家的軍隊，不會做出野蠻非人道的行爲。現代國家的軍隊，都會守現代國家的紀律的。那裏知道日本軍隊自淞滬戰以後，有那樣野獸的瘋狂行爲，殺軍人殺壯丁不用說，連老人也殺，孩子也殺，對婦女的殘酷凌辱，更非人所能想像；燒搶劫掠，尤其無所不爲。這種野蠻殘毒的行爲，證明他的軍隊已經完了，無論軍隊機械怎樣好，組織訓練怎樣強，紀律不存在，軍隊人格就不存在，不要說什麼精神，日本軍隊在世界各文明國看起來，已經不放在現代國家之列，只能算現代以下的野蠻禽獸，最下流的一羣動物。我們同胞遭受的污辱殘殺，固然是我們的痛苦，而同時他也亡了他的軍隊，會下流到這種地步，是誰也想不到。過去中國內戰時代，那一個長官不能約束他的軍隊

，他一定要失敗，只要他軍隊一搶，立刻就完，不要說再有其他罪惡，一個軍隊失了紀律，等於失了人性；日本軍隊失了人性，這是誰都想不到的，什麼大和魂武士道，這些義意完全掃地一概沒有了。

反過來看一看，我國軍隊情形怎樣，我們最高統帥是怎樣辛勞，將士是怎樣刻苦，吃不好，穿不好，拿着不完全的器械，忍饑忍寒，冒風雨，踏冰雪，站在戰壕中與敵人苦鬥，而我們士兵紀律守得住，因為他為保護國家保護人民而犧牲而忍苦的，所以能甘之如飴，持久不懈。敵兵是他們國家任命他作豺狼虎豹來噬人的，自己也甘心為禽獸，所以墮入罪惡的深淵，不可自拔。兄弟是文人，不能多談軍事，但只就這一點看，證明日本軍隊是已經完了，現在就

與軍事有關的外交來作一點介紹。

外交——我們看一看爲什麼從今年二月以來，日本天天怕英國包圍他，怕英美合作。他怕英美什麼？很簡單的，怕英美的海軍，爲什麼他從前不怕，今年二月以來就怕呢？是因爲從今年二月起，英美決心廢除倫敦海約的限制，二月中英美聯合警告日本，說你造兵艦不能超過海約限制，日本不予答復，三月間英美法在倫敦開海軍會議，法國表示願守約不再添造；英美主張廢除海約限制，於是廢除主力艦噸數限制，公開海軍競賽，日本認爲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英國要包圍他，英美要合作了，這是日本由不怕英美變爲怕的一個關鍵，關於這一點，兄弟想就自己所知的數目字來報告一下。



英國是世界第一海軍國，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同時英國是備多力分的海軍國。就他海軍任務來看，第一要保衛大西洋的安全，來維護英倫三島；第二要保護地中海，來維持本國與屬地交通的安全；第三要保護印度洋，印度是他最大最重要的屬地。總理說英國失了印度，將變成三等國家，要他的海軍能保護印度洋的安全，才能保障印度及南洋羣島澳洲等屬地。第四在中國海太平洋保持他百年來在遠東的利益。因此英國雖是大海軍國，而力量太分散，從大西洋起，經地中海蘇彝士運河紅海印度洋中國海直到太平洋，都要分配他的海軍力，真所謂備多力分。去年八月我們開始抗戰，英國在遠東，也只有四條小巡洋艦，所以蟋蟀號被日本砲擊都不敢動；就是新加坡軍港完成，也只能控制印度洋，不能控制中國海及太平

洋。

英國海軍是備多力分，美國海軍怎樣？他的東部是太平洋，西部是大西洋，中間被大陸隔斷。於是想盡方法，打通巴拿馬運河，但這樣大的區域，只靠一條河來交通來聯絡，怎樣能迅速集中。英國海軍既不能集中，美國海軍又不易集中，更何況要兩國海軍同時集中在一起？所以當初日本不怕英美，說你們未集中以前，我就先期擊破你們，不讓你們集中。日本是很小的國家，海軍集中在一起，內綫作戰很容易。海軍戰的勝負，要用參戰艦的總噸數來計算的，世界最大兵艦只有七條，日本有兩條，英有三條，美有兩條，英美能用五條去打他兩條，他就完了。所以日本海軍雜誌雖說：英美海軍合作，只要十七分鐘，便可以消滅日本海軍。過去日本認定英

美海軍不能集中和他作戰，所以他很放心，以爲太平洋上日本海軍誰都不怕。現在英美知道這一個弱點，就一齊來擴充海軍，這一來，英美多造一條艦，就是日本多有了一個敵人，等英美海軍擴充完成，每人拿出一部分集中，就可以擊破日本，不必再要兩國全部集中。所以今年二月新加坡軍港落成典禮，美國派四條兵艦參加，日本就很爲震驚；等到美國海軍在珠港大操，英國派艦參加，更使日本恐慌。到現在英美決定同時擴軍以後，日本天天想究竟與他們競爭，還是不去競爭，要競爭需要大量金錢。一方面要用大量金錢在中國作戰，又要競爭海軍，錢從什麼地方來，競爭海軍不是輕易的事，一動就要幾萬萬，英國一開口，就是四千萬磅，美國一動筆，就是五萬萬金元，日本用什麼力量與他競爭？向一個國家的競爭，

已經不可能，何況對兩個國家的同時競爭？在經濟上想，競賽不可能，在事實上要不競賽，英美擴軍就要成功，英美擴軍成功，日本海軍力量仍舊，日本就要完，這是日本軍事最感煩悶的一點，這一點不能解決，將來在軍事上日本對英美恐非屈服不可。

海軍如此，陸軍何嘗不如此，日本陸軍本來可以動員三百五十萬，第一期可以動員一百五十萬，現在他並沒有動員這樣多的兵力到中國來，就是現役兵中也留了一部份在滿洲，這是爲什麼？大家可以回想到開戰之初，國人希望蘇聯出兵的情緒是太熱烈了，就中俄利害關係說，這一個希望也是應該的；但是俄國的顧慮有兩個：日本是他在遠東的顧慮，歐洲還有他顧慮的地方，一方面要配備兵力於遠東，同時又要配備兵力於西歐，防範德義波蘭有所舉動。俄

國如此，日本何獨不然，既要打中國，又要防蘇聯，要配備一部分兵力在滿洲防俄，防俄兵力用多少，雖然難得確實的數目，總之不能不有一部份的兵力配備在那裏，準備蘇聯有所舉動，就可以對抗，來掩護本國大軍動員。所以日本自去年作戰以來，只能用一部份兵力在中國，其大部份兵力仍留在本國，並且配備一部份在滿洲，一樣是一個備多力分的形勢。一個拳頭要打中國殺中國，另一個拳頭又不能不預備蘇聯，在台兒莊戰敗以後，增援的兵不過是在山西河南浙江等處抽調而來，本國兵仍不動，其原因也在此。

日本海軍想與英美競爭不可能，不競爭自己要完了。陸軍也是如此，要壓服中國非更調大軍不可，不然打不下來，一調兵自己虛空了，俄國要乘機，他也要完了。今後他是否冒險，我們不去管他

，但如果他不冒險不增兵，我們的將士越打越強，絕對不怕他，他多派兵，兵派得過度，自己要完；他再冒險，最多增加我們一點困難，我們還是不怕他。過去大家太熱望蘇聯出兵，現在似乎冷下來，甚至灰心了，其實也不必。他已經牽制日本一部份兵力了，我們自己爲獨立生存而戰，能得人家更多幫助，固然很好，不能得到，仍然要戰到底，何況日本現在已經走到不冒險絕對不能吞滅中國，再冒險自己要完了的地步。現在中國的抵抗力，英美的海軍力和經濟力，以及蘇聯的陸軍力，已經注定了日本的命運，這種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命運，他有什麼方法可以跳得出去？我們要對軍事動員和機械化的力量，說樂觀的話，這是徒然安慰並無用處，但仔細分析各方面的情況，就很肯定的說明了抗戰勝利這個希望不是空的，不

是安慰大家的話，是事實放在眼前，一天天近於實現的，就外交看也是如此。

因爲中國看清楚這點，所以在臨全會宣言中，說明中國外交不偏不倚，有獨立自主的方針，絕對不加入所謂什麼集團什麼陣綫，因爲照現在國際情勢，根本沒有這些東西存在，國與國交往，只有利害關係；利害相同，天然結合，利害不相同，自然分離。我們與英美拉攏，與蘇聯拉攏，因爲大家利害都相同。英美讓日本侵略中國，中國固然倒霉，而英美在太平洋的利益也就完了。蘇聯要任日本侵略中國，中國固然受苦，而蘇聯沿海洲及西北利亞同樣將不保。這並不是什麼主義同不同的關係，利害如此，不得不然，你靠我，我靠你，於你有益，於我有益，與英美法握手，是互相有利，與

蘇聯握手，同樣互相有利，絕對不是依賴別人，一依賴就要做保護國；中國是要做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大家爲什麼要流血打仗，爲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今天外交上的獨立自主，就是將來謀自由平等的基礎，這一點非常重要，越是在艱難困苦中，越要把握得緊；好像大海行船的舵一樣。希望全體同志全國同胞，牢牢的握緊這個舵，不要讓他向左右偏，一偏了就要陷我們於覆舟滅頂之險，在今天要講主義，我們有了全國共信的三民主義；講外交，我們有獨立自主的外交；講經濟開發，我們有整個的實業計劃；雖然不能一在目前立刻完全實現，但是非走這條路不可，除此而外，沒有第二條路可以給我們走。在今天單就外交上各種情況看，最後勝利已經不是空言慰藉，而是一個希望，而且這個希望已一天天趨於實



現了。

敵人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外交上的種種破綻，已經有不能挽回的缺陷，今後敵人有一天會完全破產完全倒在地下，但是要靠我們加緊團結，要靠我們以刻苦堅毅的精神，以必死的決心，堅決勇敢的執行我們的宣言，執行我們抗戰建國綱領，才能實現的。這種宣言與綱領，是完全根據三民主義而來的。

我們知道不能團結，就不會產生力量，沒有主義來做團結的核，就團結不固。講民族問題，如果沒有民族主義為根據，就不能團結。我們中國國內民族問題很小，少數民族連同新疆內外蒙古西藏西康等地，合算起來，不過一千萬，在四萬五千萬中，僅僅佔一個很小數目。滿洲根本沒有民族問題存在，他們大多數是山東河北

的移民，回族只是宗教問題，我們只要信教自由，自己有自己的信仰，同時也尊重人家的信仰，這個問題就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不在人口多少，而在地區分佈，這點要請各位十二分注意！打開地圖看一看，中國本部的地方很小，而一個新疆就有十三個江蘇省大，西康西藏也比四川大得多，蒙古也是如此。中國四萬五千萬人口，差不多四萬四千萬以上是漢人，而以地域分佈來說，是本部多於邊地遠甚，這種人口密度不均的現象，必需要加以變更；要講少數民族問題，就要注意到地域與人口的關係。三民主義以民族自由不受分割為原則來團結全國民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沒有？民權主義除了 總理的各種指示之外，在抗戰中第一步召集國民參政會，團結國內人才；將來國民大會開會，再還政於民，民生

主義的設施，不偏向資本主義，也不偏向共產主義，偏向資本主義，就要發生貧富不均問題；偏向共產主義，立刻要產生階級鬥爭，精誠團結，又成爲空話。所以我們以民生主義爲根據，一方面要防止私人資產擴大，用節制資本的方法，大企業歸國營，同時保護中小企業，使勞動者獲得保障，而私人企業心亦能滿足；除此而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來防止階級鬥爭，來使社會經濟循正常的道路去發展？由於三民主義爲本黨團結全國的中心，所以團結能鞏固，到今天不僅是本黨同志是爲三民主義而生，爲三民主義而死，黨外的人才，也都擁護抗戰建國綱領，都願在三民主義最高原則之下來盡其力量，貢獻於抗戰建國大業之中；這樣一來，就是黨外的人才，也都有了共同信仰——共同信仰三民主義；由於這種共同信仰，

在事實上產生出全國真的團結，由於這種團結，產生出一種力量，這個力量，就是今日抵抗日本侵略的力量，這種力量我們沒有一刻能放鬆他。有了這一個力量，戰場上縱有如何進退，也不要緊，整個戰局是我們站穩了的。這樣下去，我們天天可以看到敵人軍事上的破綻，經濟上的破綻，外交上的破綻，有一天各國牽制的力量與中國抵抗的力量匯合起來了，我們就能鑄成一條鎖鍊，把侵略主義的日本牢牢的鎖起來，使他永不能逞兇；在這時候，必要盡其在我，先把自己所有的精神力量一齊發揮出來，再加上外交的自主應用，使國內力量一天天生長，外援也一天天增加，這樣下去，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就不是一句互相安慰的話，而是事實上的希望；這個希望不是空想的，已經由事實上的發展，一天天近於實現，由於這

些很粗淺的報告，似乎可以供各位一點參攷。

兄弟今天與大家見面，也只能把所知所聞，報告各位，不敢無緣無故說樂觀的話，來引起各位一時的高興；也不敢無緣無故說悲觀的話，使各位感覺前途的渺茫。兄弟在最後關頭未到以前，不知道受過多少責備，多少曲解，但是自己一聲不響，就是倒在中央黨部門口，也還是一聲不響，只要自己有一點力，就幫助 蔣委員長做一點事。自從最後關頭到來以後，認定中途妥協，只有滅亡，非戰爭到底，打出一個最後的結果不可，我們只有本身的死，決沒有國家的亡，大家的死有先後，死的路是只有一條，這條路無數先烈已經走過，這是一條血路，每個先烈的血，是這條路上一顆一顆的泥沙，用先烈的血作爲泥沙，鋪成了一條光明的大路，在這一條光

明的大路上，還有一段一段的路，要用我們的鮮血作成一顆一顆的泥沙，踏着先烈的血，繼續築成的這條路；是什麼路？是中華民族自由平等的路。用我們的血，築完了這條路，就是革命的成功，親愛的同志！親愛的同胞！我們向着這一條大路，勇猛的前進！

汪副總裁蒞湘演講

# 抗戰建國要有共同信仰

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在長沙省政府擴大紀念週演講

各位同志；

兄弟來湘以後，對各位同志曾說過許多話，現在要離開這裏，又是參加一個隆重的紀念週，又是一番臨別的紀念，很想趁此機會，向各位同志再簡單的說幾句話：

向來紀念週注重精神講話，因為精誠團結與精神修養，有很大關係。精神講話的意義，在促進同志們精神修養，加強我們的精誠團結。大家可以想一想，現在我們要講精誠團結，爲的是什麼？誰都知道是爲要達成抗戰建國的目的，抗戰建國的目的怎樣可以達到



？需要有團結力量，團結力量從那裏發生？需要有一個很正當的主義；大家共同信仰一個主義，把所有的精神力量都爲這個主義而貢獻，這就是團結力量發生的本源，也是抗戰建國達到必勝必成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們常常聽到一個口號：是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這句話裏面含有嚴重意義，同志們應該有明確的理解，兄弟想就這個問題略作一點說明。

同志們可以先想一想爲什麼只要一個主義，兩個主義可不可以，兄弟想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這個問題：譬如我們在黑夜裏行船於大海之中，正又遇到大雨大雷大風大浪，這條船快要破了，在這個遼闊大海茫茫黑夜和急風驟雨之中，靠什麼來救這條船，最要緊的是

靠一個燈塔，靠一個燈光；有了燈光，船知道行進的方向，然後對這個方向走，才能到達岸邊，這個燈光，對這條船真是最重要不過了。

已經有了燈光，大家找着方向，在向這個方向前進的時候，需要什麼？需要全船的人，無論水手也好，一切船員也好，大家都作有系統的行動，各人盡自己力量，團結在一個系統之下而動作；大家已經團結在一個系統之下了，還需要船上有一個舵工，大家都聽信舵工的指導，并服從舵工的命令；這三個條件都具備了，然後這一條風雨交迫黑夜大海中的行船才能到達彼岸，救這條船的要件有三個：第一要有一個燈光，第二要全船作有系統的行動，第三要大家都服從舵工的命令，三個條件缺一不可，少了一個，這條船就不

僅不能到岸，立刻整條船都要翻在海中。

燈光我們比作主義，全船有系統有組織的行動我們比什麼？比做政府，舵工就如領袖。今天我們國家的危險，比一條在黑夜大海風雨中的行船，還要厲害百倍，對這三個條件的需要，就更爲迫切了。今天我們要救這個危險萬端的國家，必需有主義，有主義以後，還要做有組織的行動，這一個行動，又必需要有一個領袖來指揮。

如果說有兩個主義可以不可以？我們就用這個比喻來說：一條在黑夜大海風雨交侵的行船，它需要望到一個燈光，是不是其時可以有兩個燈光呢？如果僅有一個燈光指示這條船，船就向這一個單純的方向前進，這條船還有辦法可以到岸；如果有了兩三個燈光，

方向迷惑了，在這時候，船上由遲疑和徘徊，終至於有傾覆的可能。所以在現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我們要求同志要有一個主義，要求全國才智之士，都要相信這一個主義。這在一部份講自由主義者看起來，或者覺得太專，爲什麼只要有一個主義？爲什麼不能容許有兩個主義？他沒有知道只有一個主義，才能救得起危難中的國家，有兩個主義就要完了；猶之黑夜大海風雨交迫中的行船，只有一個燈光來指示他的方向可以到岸，如果四面都有燈光，就迷了方向，無所適從，而在這急風大浪中，又不容許這條船再有餘閒來考慮來選擇他的方向，所以我們說一個主義，絕對不是勉強大家只相信一個主義，而是天然的需要大家只能有一個主義。有了一個主義以後，大家共同信仰這個主義，不僅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這個主義上，

一切心思一切精神都要貫注在這個主義上，然後主義才能實行，國家才能得救。主義有兩個就不行，我們告訴各位同志，爲什麼國家在危難中只能有一個主義，沒有主義不得了，等於在黑夜大海風雨交侵中行船沒有燈光一樣；有兩個主義也不得了，等於許多燈光來引一條危船，一樣足以迷了他的方向，促成他的覆亡。這種道理，在一個極淺近的比喻中也可以說明，由此也可以知道，大家所以要盡忠於主義，在個人認識上講，應該如此，就全國人的生命前途想，更非如此不可。一條危船，如不能向唯一的燈光前進，就不單單是船上那一個人存亡的問題，整條船都要完了。

假定已經有了一個主義，而自己認爲這個主義不好，是不是能丟了這一個主義而另外用一個主義呢？這也可以用上面這個例來答

覆，假定有一條破船在大海黑夜風雨交迫中前進，看到前面一個燈光，却嫌這個燈光不好，要把他滅了去另外造一個燈塔，換上一種燈光；要知道這一個燈光滅了，已經烏天黑地，從那裏能够容許你另外造一個燈塔，重換一種燈光？在新的燈光沒有放出以前，船早就沉沒了。當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現有一個燈光燈塔放在我們面前，如果我們不要他，想再換一個，要知道再建一個燈塔，要費多少功夫，換一個燈光，又要費多少功夫，在你用這番功夫中，船已沉沒了，還有什麼燈光可見？有什麼路可走？這就是說現在只有一個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能够救中國，不可再有第二個主義；要有人不滿意這個主義，要在三民主義之外，另外來一個主義，可是今天就沒有這個時間可以給他換一個，可以容他另外來一個。一個主

義的口號，並不是糊糊塗塗用來勉強人家，說「只准你信一個主義，不准你信兩個主義。」是客觀上全國環境國家民族的前途，全國四萬五千萬同胞只需要一個主義，也只能有一個主義。由於這種原故，我們很哀痛懇切的要求大家：「你只好相信一個主義！」如果要說這個主義不好，要知道一個主義的發生，不是容易的，在總理逝世的時候，告訴我們「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現在又過去十三年了，積五十多年之久，費了千千萬萬人的努力流血，才把三民主義的理想慢慢變成事實，也就是經過這樣長的時間，這樣大的努力，才把這個燈塔築成，燈光放出；如果要說他不好，想廢了他另外再建一個，試問有沒有第二個五十多年容許我們再建一個？

大家要說三民主義沒有完全實現，這話不錯，我們看「革命尙

未成功」的訓示，我們並沒有說已經成功，要三民主義完全實現了，才是革命的成功，今天我們只有努力求他的實現。這十多年來三民主義所以未能完全實現，是不是我們努力之有未盡？誠然，有些地方是努力不夠，不過不完全是由於努力未盡，環境上時間空間的問題都有，我們只能努力求他的實現，不能因為這個主義未完全實現而懷疑這個主義。今天大家都已認識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而救國主義只能有一個，不可有兩個，更不容倒了現有的一個，再換一個。這並不是中國國民黨主觀的見解，是為國家前途想，為民族生存想；這時候我們已經有了一個主義，也只能有這一個主義，不用說我們所做所說的是一個主義，我們心中也只能想一個主義，只有一個主義在心中，這就是忠，也就是為救國家而忠於主義。



每逢紀念週的時候，都有關於忠的講解，我們要忠在什麼地方？要忠於主義。知道只有這一個主義是救國主義，可以救得國家，就只信這個主義，只實行這個主義，就叫做忠，是忠於主義，也是忠於國家。

說到這點，兄弟有很多感慨，我們看到許多青年，大家總歡喜要新鮮，在目前要講所謂開放，說除了三民主義之外，也可以容許其他主義存在。說這種話的，實在是忘了中國的歷史，忘了中國現在的情形，忘記了現在的中國只有一個主義才能救得國，如果有兩個主義，方向亂了，好像兩個燈塔指引一條危船一樣，足以翻了這條船。

大家要知道一個主義的成立，是積了幾十年的時間，千千萬萬

人的血和汗才作成的，現在正需要這個主義來救國，如果對這個主義認識不清，信仰不堅，結果萬一主義倒了，國家民族也就跟着倒下去；好像沒有了燈塔，在昏天黑夜急風暴雨的海中，船只有翻下去是一樣。所以我們要求青年們，你思想要向前，對各種問題要研究，却希望你認定這「一個主義」，信仰這「一個主義」，因為「一個主義」這四個字，不是用來強制人家的，是大家認清楚了中國的環境和當前危急的情形，知道只有三民主義能救國，只有大家一致信仰三民主義，然後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精神力量，才能用到一個有效的地方，才能達到我們救國的共願，「一個主義」意義在此。

我們可以用同一的例說明「一個政府」的意義，譬如在黑夜大

海中行進的一條危船，已經看到前面有一個燈光，有得救的希望和可能，但是這條船裏面的人，如果不作有系統有組織的行動，各人幹各人的，這條船也立刻要翻下去，對領袖的比喻也是如此；船上的員工水手要是不聽舵工的命令，隨意轉動船行方向，致使舵工掌不了舵，這條船也必定沉沒，所以說「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這句話，是根據客觀要求而來，是大多數人需要這樣做，要求這樣做，並不是少數人的情感或某些人主觀理論要如此做，更不是任誰人所能左右的。

我們想「忠於主義，服從政府的命令，並服從領袖的指導。」爲的是什麼？爲的是非如此不能救國家，非如此不能在敵人要把我們民族一刀兩段的時候，打開敵人，救回我們民族生命；因此我們

才誠心誠意的信仰一個主義，才把畢生的精神勞力用在這一個主義上，求其貫徹，求其實現，絕不容有徘徊瞻顧的餘地。關於這點，在所謂「信仰自由」，在所謂「開放」的口號之下，我們更盼望全體同志同胞，深切的體念這種道理，拿一個自動的精神，拿一個自發的情緒，來信仰主義，來爲主義而努力，爲國家而犧牲，專心一志向唯一的燈光前進，然後這條危船才能從黑暗中走上光明的路，才能達到安康的岸邊；我們國家才能出死入生，才能得救。

因爲要救國家，要實現一個主義，所以我們需要有綱領，需要有政策；因爲要執行綱領，執行政策，所以需要有很多的人，沒有人政策不能執行，主義也不能實現。因爲有這樣多的人，共同朝着一個方向前進，因此要求大家要有道德的修養，同時要有科學的研

究。爲什麼要大家有道德的修養，譬如一條船在黑夜狂風之中，要沉，整條船都沉；要生，全船人都生；只能走一條路，不是完全消滅，就是完全到岸，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以船比喻是如此，整個民族國家也都是如此。大家在一個危急的國家之內，真是大家同在一條風雨交迫的破船中，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需要大家相親相愛，同具犧牲精神，發揚仁愛德性；有許多青年只相信物質，不相信什麼是道德，可是我們想：爲什麼我們會甘心犧牲？看到這條船危急的時候，最好這條船能夠到岸，全體得救，大家都愉快；自己能同時上岸，當然很好，要不然，自己一個人犧牲了，全船的人都能上岸，也是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快樂；這種犧牲自己的精神，從那裏來的，是從仁愛中來的。爲着不忍心看同胞爲奴隸爲牛馬，所以大

家才盡力抗戰；爲着不忍心同胞生活永遠痛苦，所以才努力建國；完全由於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仁愛心，才產生出偉大高尚的犧牲精神；而犧牲的代價，是全體得救。要是大家沒有犧牲精神，各執己見，在危難的船中，自己互相吵鬧，這條船就不能做有組織有系統的行動，全船固然要沉，自己也一定同亡。反之，大家能本於一個信仰，具備犧牲的精神，願意以自己的死，求得大家的生，這條船就可以救出來。這種犧牲精神，完全出自大仁大愛的高尚道德，所以說有仁愛才能有犧牲精神，有犧牲精神，才能在危險中大無畏的前進。我們常說不輕敵不畏敵，敵人這樣兇惡，而且有許多能力足以濟他的兇惡，我們怎能輕敵；可是無論敵人怎樣兇橫，怎樣強暴，怎樣野蠻，我們敢直前勇進與他鬥爭，與他肉搏，絕不畏懼，這

是爲什麼？第一因爲有一個主義可以救國家，奮鬥的結果，可以使全民族獲得光明的前途；第二因爲我們很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民族，不忍心讓這種野蠻的敵人摧殘我們的國家，侮辱我們的民族；因爲充分的有這種仁愛心，才甘心情願爲國家民族作最大的犧牲，因此不怕敵人，「不畏敵」的來源，兄弟以爲如此。可是有一種所謂思想前進的青年，看不起道德，其實如果連這點都沒有了，就不會有愛國家愛民族的心思，只有恨國家恨民族，看到各種問題都不如己意，遂不惜把他一手破壞，所以說道德的修養很重要。

有了道德的修養，還要加上科學的研究。總理全部的遺教建築在道德上，同時也是建築在科學上，因爲科學不僅是物質的，同時是精神的，實業計劃是關於物質，固然是科學，民權初步是關於

組織，以互相親愛互相尊重的精神爲基礎，也是科學。人類有了互相親愛互相尊重的精神，纔能互相指導互相協助，這就是道德的表現，也就是科學精神的表現。所以科學不完全是物質的，同時是精神的，精神上受了科學的洗禮，然後所產生的信條，才是真正的信條；總理全部遺教是如此，蔣委員長的教訓何嘗不如此。蔣委員長倡導新生活運動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新生活運動從什麼地方來，從總理遺教道德的部份來，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根據是什麼？是根據總理遺教實業計劃來的；我們能不能說新生活運動就是道德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就是科學運動？也可以這樣說，不過要仔細分析一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包含兩層意義，第一是關於物質的，如怎樣開發工業，增長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生活等。（但這



不是用煽動口號，空空說改善人民生活的，是應用經濟學理生產分配的各種適當方法來真正增高人民生活程度的。(第二是關於制度的，制度就是屬於精神的，制度是什麼？舉凡社會的組織，社會的訓練，以及生產方法，分配方法，消費方法等，都屬於制度。制度的建立，不僅僅是關係物質，同時關係精神，這種精神，完全與道德相貫通，科學與道德不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東西，總理的遺教，道德與科學是一個；蔣委員長的訓示，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也完全是一個，這一個是什麼？就是：

以道德為根源，以科學為條理

而做成的。今天在場的有軍校學生，我們知道武裝同志有認識科學的必要，除了精神上要戰勝敵人物質之外，各位所用的一切槍礮子

彈重兵器等，都是科學產物；這些東西要能自己製造，固然需要科學；要能應用，要能發揮他的威力，也非明白科學，受科學的訓練不可。今天在場的有地方行政幹部學校的學生，也一定要研究科學，當你們到鄉村服務的時候，看到農民應用工具的粗笨，技術的落後，生活的痛苦，衛生設備的欠缺，以及高度的死亡率等等，想要爲他們求改良謀進步，減少他們的死亡，和充實他們的生活，無一不需要應用科學的知識和科學的方法，更時時刻刻需要你對民衆作普遍的指導，使他能稍稍了解科學。所以兄弟今天誠心誠意的勸告各位同志，絕對不要以爲煽動性的宣傳就能够抗戰，就能够建國，單有這一點，絕對不够，一定要有科學的運動，用科學知識來啓導民衆，用科學方法來求一切的改良進步，從各方面把抗戰建國的基

本工作做好，才真能達成抗戰建國的目的。

各位同志：抗戰建國任務是繁重的，若要負得起這任務，必須天天在研究之中，天天在服務之中，正所謂「學到老做到老，做到老學到老。」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我們應該終身奉行，一直做下去學下去，以「服務不忘研究，研究不忘服務。」的態度，努力盡自己的職責，要研究不忘服務，才是真的研究；要服務不忘研究，才是真的服務，所以兄弟奉送各位兩句話是：

「學到老做到老，做到老學到老。」

希望各位青年同志，照這句話努力前進，兄弟自己無能，希望各位同志能力比我大十倍大百倍，來擔當起抗戰建國的大事業，這是兄弟對各位一點期望！